

方方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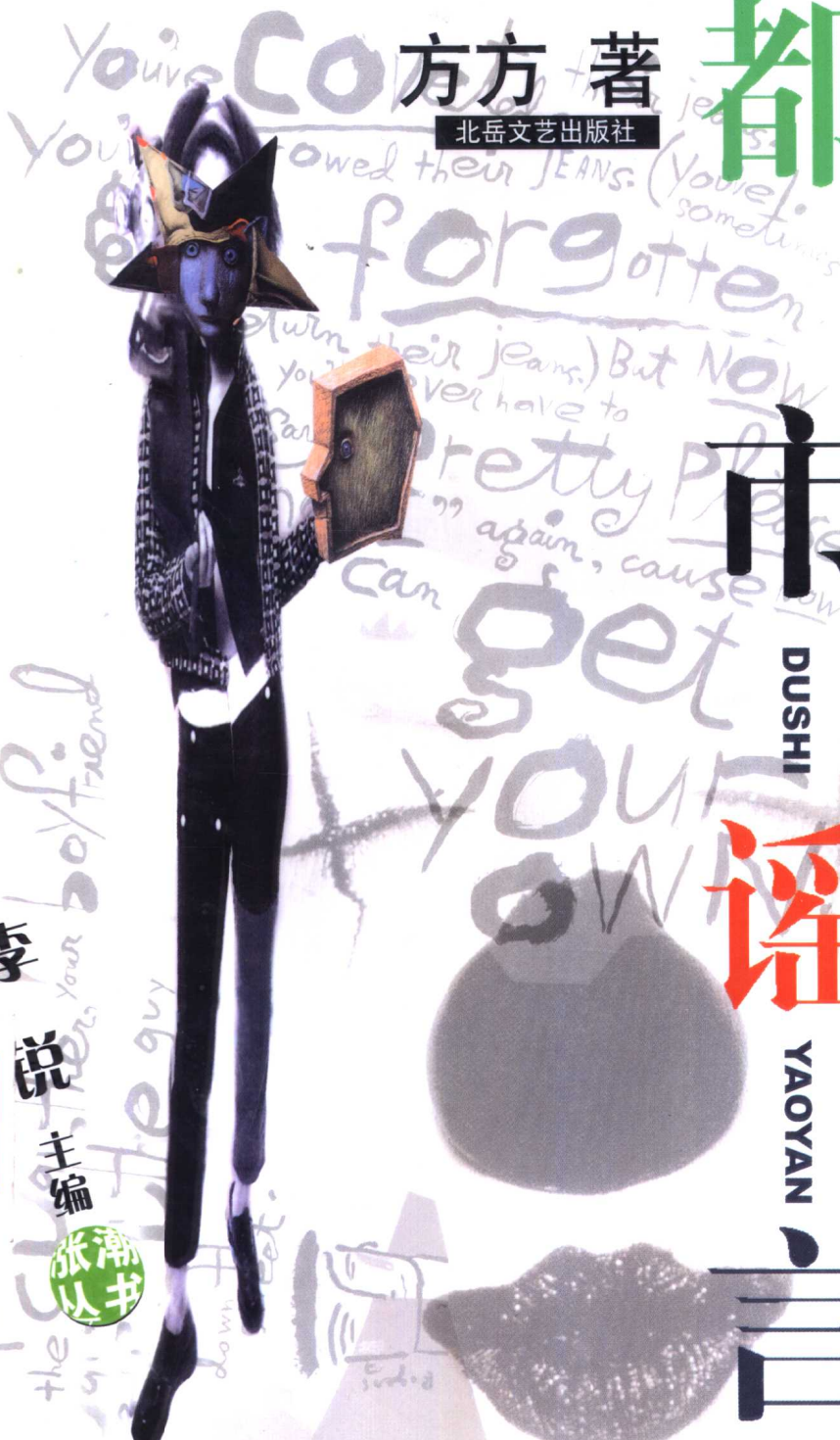
市

谣

言

DUSHI

YAoyan



李

锐

主编

张潮  
丛书



李锐 主



# 都市谣言

方方  
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都市谣言/方方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4

(涨潮丛书/李锐主编)

ISBN 7-5378-2230-1

I. 都… II. 方…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8304 号

## 都市谣言

方方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0.5 字数: 280 千字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太原第 2 次印刷

印数: 5 001—10 000 册

\*

ISBN 7-5378-2230-1

I·2141 定价: 17.00 元

# 相信自己

——代总序

李 锐

转眼之间，“新时期文学”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仔细想一想，上个世纪初在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前后也不过就是十几年的时间。二十世纪一前一后，我们中国人竟然都用一个“新”字来命名，可见我们对于“新”的渴望之迫切。也可见过了近百年，我们的“新”来得真是一进三退、艰难曲折。从打倒皇帝，到“打倒文言妖孽”鼓吹民主与科学，到走进“文革浩劫”，再到“改革开放”所要面对的“全球化”，我们至今到底“新”了没有？还是一个难题。在感慨历史的无理性的同时，我们却又无法置身在历史的浊流之外。无理性的历史可以蹂躏人、压迫人、摧残人，但却永远无法剥夺人的情感和想像。在生命被无情地推进历史浊流的同时，却也获得了刻骨铭心的体验。凭此，我们可以表达，我们可以相信自己真实的存在。我们可以不必等着别人来确认自己的“新”还是“不新”。

最近以来，在对所谓一个世纪中文写作的种种回顾和评价中，有许多对于“没有大师”的沮丧，有许多痛心疾首的论断和痛心疾首的姿态。

我对这样的沮丧和姿态总是心存疑义。如果“人类的”这个词，只是一部分人对于另一部分人当然的忽视和“代表”；如果“全球化”的进程，只是一部分人对于另一部分人当然的剥夺和“教化”，又让我们到哪儿去找那个“共同”的大师？在我看来，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和鲁迅、沈从文、老舍，都是语言大师，都是各自语言的杰出代表。因为他们代表着各自，才因此而共同丰富了人类。尽管二十世纪对于中国人是一个一进三退、艰难曲折的世纪，但是，历史的无理性和并不等同于生命的无价值。一个弱势文化中的人，他的生命体验并非也一定就是弱势的。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却很难改变一些人骨子里已经接受了的“教化”。为此，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人都不愿意相信奇迹。

收在北岳文艺出版社这套丛书里的作品，精选了十五位作家的八部中短篇小说集和八部长篇小说，都是新时期以来的名篇名作，都是作家们的代表作。对这些早有定评的作家和作品，毋庸我再多置一词。阅读他们，就是阅读“新时期”的千变万化、林林总总。所谓“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隔着百年的沧桑和悲怆，你可以分明看到，新时期文学与新文化运动，在世纪的两端遥相呼应。日积月累的写作，转眼而成为日积月累的历史。新时期，转眼而成为上一个世纪曾经有过的经历。对于文学，时间的淘洗胜过所有的众说纷纭。我们把这些佳作选编成书，不止是因为它们已经经历了时间的检验，更是希望把它们继续放进时间和读者的视线之中。我们有这个文学的自信。我们更有这个生命的自信。

辛巳年二月初一

西元 2001. 1. 23 于太原

# 倾诉是心灵的舞蹈

(代自序)

□ 方 方

---

我曾经说过我写作是因为我想要倾诉。这是一种很个人化的倾诉。至于有没有听众或听众有多少,在倾诉者来说并不重要。我一个熟人总是强调人越多越好,声音应该更大众一些,但我真的不这样想。如果那样,我想我会去当一个演员,或者做一个政治家,因为他们总是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来听他们的声音。而我的喜好不能使我作出适应广大群众的选择,我只能以一种个人的方式去倾诉。有人来听,很好,无人来听,也不错。我决不为能让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倾诉而改变自己。我常常想,文学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魅力,能使成千上万的人去热爱呢?其实就是因为无数个人化的倾诉汇在一起,使她构成一个奇异丰富独特的世界。这是另一个世界。这世界里的声音唤起了人们内心的激动,在某一时刻一刻驱逐了他们的孤独。于是有了呼应。

我的声音只是其中的一个,微弱得或许并没有多少人能听到,但我也很开心。

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太遥远了。遥远得彼此总是只能朦胧相看。有谁想知道你的心情和想法呢?反过来,你自己又何曾想要听别人诉说他的一切?所以,人既作为一个独立体存在于世,那就注

定了人一世的孤独。只是有人将这孤独玩味得格外深刻，以至自赏；而有人则尽其所有以一生精力来排遣这种孤独，力图让自己融入这个世界而成为生活这条大河里畅流的鱼。这就是个人爱好的选择。

我选择了写小说。因为它可以让我尽情尽性地倾诉。没有人能阻止我倾诉激情，也没有人会轻视我倾诉平淡；没有人厌烦我的躁乱，亦没有人嘲笑我的痛苦。在我倾诉的过程中，我感到自己内心的辽远和阔大，感到了自由和随意在那里散发着无边的芬芳，感到了心情的恣意和舒畅是使生命获取新鲜活力的源泉，感到了自己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创造着纷纷人生也创造着自己。

倾诉还可以使我随时走进自己内心的天空。就仿佛专门为自己重新开辟出了另一个宁静而完美的境界。在那里，我能看到我的思想，看到我的感觉，看到我的欲望我的爱情我的梦想，并由此看到我整个的自己。我和自己相互观照。我们是两个知己知彼的人。我们互为谈话的对手。我们对对方都耐心而温柔。我们共同承担痛苦和欢乐。我们一起观看太阳的朝升暮落并感受它周而复始的灿烂和苍凉。我们相携着走同一条路，踏同一个脚印，合同一个节拍。

于是，在生命这个内在的旅程中，我和自己比肩而行。我始终不曾独自存在。这样，我自己便成为束缚我漂泊的绳索。我自己成为我植入泥土的根。

是倾诉使我静心。并使我的孤独化为烟云。当那缕烟云在风中摆荡时，便是我和自己在内心的天空下起舞的轨迹。所以我倾诉是心灵的舞蹈。

如果你赞成我的说法，请你就开始看这本书吧。

# 目 录

---

- 一、白 驹 / 1
- 二、白 雾 / 48
- 三、状 态 / 88
- 四、四个人心如止水
  - 1. 金中 / 139
  - 2. 禾呈 / 151
  - 3. 言午 / 162
  - 4. 幸福之人 / 173
- 五、无处遁逃 / 185
- 六、祖父在父亲心中 / 232
  - 七、都市谣言
    - 1. 这年这月 / 266
    - 2. 凶案 / 283
    - 3. 正午的情绪 / 294
    - 4. 哪里来哪里去 / 305
    - 5. 推测几种 / 320



## □ 白 驹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庄子·知北游》

I

麦子给夏春冬秋打电话告说小男自杀的消息时，夏春冬秋立即地笑出了声。尽管几十里的电话把夏春冬秋隔得老远，可那笑声还是一丝不漏地灌入了麦子的耳朵。

夏春冬秋说：“我宁可相信人是毛驴变的也不能相信小男会寻死。对你的话，我一向只动用百分之二十的信任感。”麦子笑说：“干你这行的，一般能获得老百姓零点九的信任感，为此比较起来，你对我的评价还是相当高的。”夏春冬秋说：“你也是错觉。老百姓比自己更相信报纸。明知是假，见报纸如是说，也就当了真的来安慰自己。这一点我比你发言权。”麦子说：“少跟我弯弯绕了。说真的，小男的确消失了。他一头撞了汽车。”夏春冬秋说：“为什么？干嘛不去喝正义的‘来福灵’，或者吃他十瓶八瓶安眠药，要是我就绝不选择汽车那玩意儿。”麦子说：“可不，连个全尸都没落

下。”夏春冬秋说：“选在什么地方？”麦子说：“刚出风景区的下山路上。”夏春冬秋说：“啊，这一带就那儿风光还行。”麦子说：“那条路又宽又直，简直像外国人修的。小男骑着自行车拼命追汽车，跟汽车比赛似的。好容易追上，他老人家却特地把龙头往右一拐，就这一下，全完了。”夏春冬秋说：“身首分家了？”麦子说：“岂只？汽车左轮不偏不倚地碾过他的脖子，脑袋辗去一半，留下了半个头盖骨一路骨碌碌滚了几十米。”夏春冬秋说：“啊，那太遗憾了，小男他爸没法为他化妆了。”麦子说：“正是。他爸就为这痛苦得死去活来。说是此生没将小男生得英俊，原想或许会以自己这手艺弥补一下的，不料小男竟连这个机会都没给他。”夏春冬秋说：“这倒真让人怀疑小男是不是故意让他爸痛苦一次。”麦子说：“这父子俩的关系不怎样，这种可能性倒也存在。”小男他爸是殡葬馆的化妆师。生得一米八四的大高个，浓眉鼓眼极威严厚重的一副模样，让人觉得他是阎王爷的保镖或者侍卫队长什么的。小男他爸极热爱自己的事业，为此每年的先进生产者都无法少了他。有一年省电视台春节晚会还请了小男他爸参加。那次麦子作为青年改革家也去了。回来后麦子对夏春冬秋说小男他爸虎视眈眈地将所有与会者的脸巡视了一遍。然后一直在算计某人的鼻梁当勾长点而某人的嘴唇可丰厚些。有理论云鼻梁线长显得人潇洒，嘴唇丰厚则富于性感。但凡有人向小男他爸致敬示意，小男他爸都热情洋溢地说：“欢迎您光临我们场，我一定以最高的服务质量使您满意。”话说得每个人都脸色煞白地拂袖而去。当然麦子得到的更多一些，大约是熟人之故。小男他爸好几次用手掌托着麦子的下巴，以极严肃的职业眼光端详着麦子说你的底色一直要抹到耳根下间，方能显示出面阔耳长的贵族气。致使麦子欣然大喜。当场同小男他爸订了合同。说是如若死在小男他爸之前，定留遗嘱要小男他爸化妆。小男他爸说：“我可以按内部职工待遇，给你开优惠价。”

夏春冬秋沉默了几秒，忽而说：“原先还以为自杀是一门挺高尚的艺术哩。”麦子说：“可不，连小男这样的人都玩起了自杀，可

见而今这活儿也很不值钱了。”夏春秋说：“有没有可能不是自杀？”麦子说：“难道还是他杀？”夏春秋说：“我宁可相信这个。”麦子笑了，说：“倘若如此，你在这下半年就不至于长吁短叹地叫嚷人生空虚了。”夏春秋亦笑，说：“没准是桩谋杀案，我倒真打算调查一下。协助公安局破案可得多少奖金？”麦子说：“不知道。不过我给你提供了线索，可是要进行提成的哟。”夏春秋说：“行呀，今晚先预支给你。”麦子歇了歇，方说：“今晚我不回来。”夏春秋说：“我对你回不回来也无所谓。只是有几件秋衣你得拿去。你的情人不会为你想到这些的。”麦子笑笑，说：“不至于。她倒是给我买了件毛衣，不过没你买的式样和质地好。是腈纶的。”夏春秋说：“所以偶然心动给我打电话。”麦子说：“当然也是看看你是否还活着并且告诉你我也还活着。”

麦子搁了电话，呆然几分钟，甚无味。便拿起这些日很流行的谢尔顿的小说翻阅。麦子的办公室很气派，据说是专门从广州请来工匠装潢布置的。时值正午，同僚们纷纷然午睡去了，办公室便生出一些空旷静谧的味道来。麦子不好午睡，曾及时地宣传贯彻上级关于免去午睡、节省时间、提高效率的通知。但没能成。众官员和众百姓协同一致对抗上级指示精神，这大约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人都仍然午睡。麦子也就不可能搞特殊化了。因为麦子的从不自睡，办公室人常笑说麦子大约不是纯种中国人。

这理论自然站不住脚。因为眼下无论什么人只要能证实自己有些“杂”处，便急急忙忙飘洋过海，投奔乐园，哪怕洗盘子当保姆做妓女。麦子未必能免俗。麦子说他大哥是生在高粱地里的，为此起名高粱。这之后他爸便以粮为纲，分别给他二哥和姐姐起了包谷和小豆的名字。轮上他便叫了麦子。麦子他爸说：“粮食规格的提高充分表明了我们的生活蒸蒸日上。”麦子姓金。金麦子这个名字富于记忆且充满诗意。极易为女孩所注目。麦子对此感觉极佳。常吹说：“在一千个名字中，人们首先记住的只可能是金麦子。”当然名字的痛苦也不是没有过。在大学里上党史大课时，老师提问总是眼

望天花板想也不想便脱口而出“金麦子!”而麦子永远也记不住在什么阶段有什么样的基本路线诸如此类问题。更何况他什么课都采取逃跑政策而对党史课却不能不一星期扎扎实实坐上两小时。

麦子是1976年上大学的,一如许多干部子弟一样在轮着他下乡时便去了军队。吃不了军队的苦便又雄赳赳上了大学。麦子学的是历史。七六级学生牌子仍是“工农兵”的,但功课却毫无道理地严于前几届。这就造成了麦子门门功课不及格的恶果。幸而麦子洒脱,挥挥手告别校园,笑说:“我特地为正确的教育路线提供一点证据。说明工农兵学员的确不行。”然后吹着一支很愉快的口哨回家了。

4 麦子现在是一家名为“环宇”的实业公司的副总经理。像麦子这样三十刚出头的年轻人能跷着二郎腿坐在副总经理的交椅上一根接一根地抽“三五”或“万宝路”,在中国这个老人说话算数的礼仪之国中显然不是个人奋斗的结果。很多人都希望至少麦子这么精明能干的人是自己叱咤风云干出来的,但结果仍然恰恰相反。麦子他爸到底是个什么级别的官儿几乎谁也没弄清。但凭着麦子光棍一条却拥有三室一厅的房子达五年之久便让人三分气短地不敢贸然推测相当于什么级别了。九九归一为来头不小尚握实权未曾离休就行了。

麦子毕业原来是分在地位很高的机关工作,尽管他一门功课没能及格,各单位仍然抢着要他。平心而论,麦子根本没动用他爸的权力。如果连这都需要他爸亲口来说,那么也太伤害下面人的感情了。仿佛他们连这一点都想不到似的。要命的则是麦子宁可到纱厂去跟女工打情骂俏或去码头同搬运工喝酒赌博也不愿去机关里看那一张张冲着他笑得宛若蒙了假皮的脸色。幸而“环宇”公司总经理再三再四去机关领导那儿要求麦子来当他的副职,这才使麦子如同死里逃生般出了机关大楼。

白  
驹  
麦子去的头天一听公司名为“环宇”,便立即高谈阔论说:“宇宙能环吗?连它是圆是方都搞不清便想去环?岂不惹人耻笑。”然后又笑说:“起这名字的人实在是屁虫一样的学问。”旁边人听他如是

说皆嗤嗤发笑。麦子奇怪问缘故。方有人告诉：公司原本叫“环球”，是麦子他爸红笔一勾改为环宇的。因为邻省有一个环球公司，这儿自然不能小于他们才是，麦子他爸边改边说：“就像隔壁人家屋里买了台双缸洗衣机，我们就得买全自动的。这就叫志气。”麦子听罢大笑，说：“这就可以理解了，起高粱包谷小豆和麦子的人能起出‘环宇’这样的名字，也算从农民意识走向了现代意识。可谓历史性进步。”众人面面相觑。然后纷纷推举麦子为副总经理。麦子先是竭力推辞，直到有人说麦子你若不干人家会议论我们的。说我们没把你爸爸放在眼里。甚至很有可能引起一些猜测：你爸爸是不是内定离休了？这一来，我们公司的局面就会非常被动。麦子无奈这才答应下来。走马上任那天给夏春冬秋打电话说：“无论如何得委屈自己而尊重人民的感情，不然他们会痛苦的。”夏春冬秋在那一端笑说：“狗屁！”

## 二

夏春冬秋是市早报“社会临摹”栏目的记者。实属“天上事知道一半，地上事全知”一类的人物。夏春冬秋的父亲是个诗人。50年代末因为“四季”一诗轰动文坛，为此心血来潮将他那年出世的女儿取了夏春冬秋的名字。夏春冬秋长大后常笑他父亲，说是幸而姓了夏，如若姓了别的岂不得动用五个字？又如若姓了苟、史、梅之类，那又如何叫得？其父亦笑，说是正因为人世间没那么多的“如若”，所以才能漂漂亮亮地叫上夏春冬秋。不过夏春冬秋上户口时遇到一点小麻烦。户籍警认为如此叫法不规范，不是中国的传统且有仿日本之嫌，坚持不给上户口。并提议说，现在女孩最流行的名字是“超英”、“超美”，何不取这样一个？诗人的思维方式自然是与众不同的，听此言，立即愤慨着说：“我女儿原来就超过了英国美国的小女孩，我何苦让她挂这个招牌。”户籍警忙解释他所说的超英超美并非指小女孩，而是整个国家。诗人便说：“那么就叫中国叫

‘超英’、‘超美’国好了，为什么非让我女儿叫呢？她一叫这名，国家就超了？”争执中，派出所所长去了。幸而所长是个诗歌爱好者且又极渴望得到夏诗人的诗集，于是便让户籍警放松了尺寸，给了夏春冬秋的准公民权利。诗人极赞所长机智灵活，然后约了在夏春冬秋满月那天去家里吃酒并送一本有诗人亲自签名的诗集。

夏春冬秋自为诗人之女，自然也很有些诗人的气质和傲骨。尤其少年时，颇有些鼻尖朝天的意味。只是在后来得到其父在文革中也悄悄地写过一些别的诗人的揭发材料，这材料且使一个夏春冬秋很喜欢的诗人去新疆流放达十年之久。从这以后，夏春冬秋便开始生出了那种名为“自卑”的东西。及至前两年，偶尔见她父亲对前去拜他为师的女孩又是拍头又是摸脸地亲昵之后，再听她父亲教导她做人要正派要清高之类语时，便情不自禁地呕吐。闹得几乎家里人都认为她得了胃癌。有一回，她在一家人关切的询问下，笑了笑说：“癌这种东西还是由爸爸这样的人得上更好。”

夏春冬秋和麦子可以说是一见钟情。所有认识和了解他俩的都禁不住赞叹他们乃天造地设的一对。夏春冬秋认识麦子是在她的舅舅家里。舅舅是大学里的历史教师，曾给麦子所有的功课打不及格的分。但麦子仍然不计前嫌地在年节闲暇时前去看望一番。麦子是个热心快肠且兼有豪侠之气的人。交了满天下的朋友并不介意对方的地位、家庭、职业之类东西。麦子说话好拍胸脯且不时抖动双腿。那一日在夏春冬秋舅舅家时也这么干。舅舅便说这习惯不怎么样。麦子笑了。完后说他的姐姐小豆常嘲笑他不像是他们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倒更像是哪个搬运工或者什么江湖术士的儿子，毫无贵族之气。麦子说他当即便进行了反驳，说是他爸当年也不过是某个山旮旯里的农民后生。轮着他麦子摆贵族脸谱还太早了一点。骨髓里的东西得经过几代人的扬弃才能变得纯正。比如他的姐姐小豆，站则晃头晃脑，坐则两腿大叉，说起话来张牙舞爪唾沫像天女散花，走上大街还又嗑瓜子又啃甘蔗的，吃完用手掌抹抹嘴。一点老底即刻泄露得干干净净，到哪儿谈什么贵族气？顶多不过在脸上搁一点老头子的权力，见平民百姓便傲慢无礼得如同野

子被拧了一般。麦子说我看见这些人就想笑。麦子的高谈阔论吸引了舅舅家所有人，这其中也包括刚去那里一会的夏春冬秋。舅舅听罢一直后悔自己缺少眼光。居然没能让麦子的历史专业课及格。舅舅说他一向认为中国没贵族。早年的皇亲国戚公侯伯子男之类均在近几十年的风雨变幻中摸爬滚打全然无了贵族之气。没准一些还混迹于街口小餐馆邈邈的炸油饼大娘或路边看手相的老头儿之中。如今的显贵倒是不少，但大多数来自农民和市井中，一个个脾气倒是早早具备了贵族派头，但教养和气质却依旧是他爹妈的一套。舅舅说他自己乃世代书香之家，但读书人的历史便是清贫的历史。到了现代社会也不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首先抽水马桶要坏，自来水要停，出差要领钱买车票，做学问要复印资料以及论文，诸如此类，全得情不自禁地对有关人员哈腰点头低三下四做小人状。谁也不敢有丝毫贵族气。舅舅的话说得听者们皆哈哈大笑。夏春冬秋说：“按舅舅的思路来分析，在中国，能贵族一点儿的还是他爹他们。”说罢扬手指了指麦子，又说：“因为他们不用求人，而人都得求他们。”麦子说：“不是他爹他们，而是他爹的儿女们。但不能算贵族，还是称暴发户为宜。”夏春冬秋说：“你真坦率，你不也是你爹的儿女么？”麦子笑说：“是呀，我一面当他爹的儿女，一面当他爹的儿女的叛逆。”夏春冬秋说：“够英勇的嘛。”麦子说：“不不，只是玩玩而已。社会玩你太被动，显得老没志气的，得你玩社会才是。所谓强者、开拓者大约都是这样。”

这之后，麦子同夏春冬秋便愈谈愈投机。笑谈人生，宛如两个站在岸上的人俯看江流中起伏不定的泳者。再之后，便心血来潮打了结婚证。婚礼上，舅舅喝得两颊发红，跟人说：“我以为天下再难见到比他俩更合适的一对了。倘若他俩不能白头到老那我简直不相信白头偕老这个词了。”麦子和夏春冬秋互一对视，笑了。麦子说：“恰恰我俩难白头到老，比不得农民同他的老婆。”舅舅问为何。夏春冬秋说：“因为太易痛苦。”舅舅又问为什么而痛苦。麦子说：“什么也不为。”夏春冬秋则说：“因为智

慧。”

果然两年之后，他们分居了。

夏春冬秋骑她新买的“飞达”24型自行车往小男家去。骑新自行车常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即组装自行车的人仿佛特意不上紧螺丝。夏春冬秋的车骑不过五天，螺丝却已脱落八个。跟报社几个同事提及此事大发牢骚。同事皆笑说连这最正常不过的情况也发牢骚，得亏你肠子结实。自行车虽掉螺丝但毕竟还是金属做的，本质尚好，不似那桐油奶粉白酒以及晋江的药，这一说便让夏春冬秋得到一种平衡，想想可不！

8 小男的家住在过去日租界一幢浅黄色楼房里。那里原先住着一个资本家遗弃的两房姨太太。两姨太太虽没男人却也整日里妖妖娆娆地自得其乐。这种好吃懒做之辈显然为附近无产者所难容。难容的结果是1966年将她们赶回各自老家，然后自己呼啦啦搬进去。小男他爹高扬着他每天摸死人面颊的手抢占了小楼里最大的一个房间。其他十来户人虽嫉恨小男他爹但毕竟自己也有所得且思索着终究一天要转到小男他爹手上去便也罢了。见面依然笑脸相迎。小男他妈是织布厂的，所识汉字虽不及王力老先生多，但也毕竟有二三十个能读出音来。为此曾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做过大学工宣队员。据说大学教授见她都点头哈腰，于是小男他妈一神气将读得出的二三十个字也尽情忘掉了。

白 小男对他爸毫无兴趣，却极钦佩他妈。钦佩的第一感觉是深为自己已识得几百字而且怎么都忘不掉而痛苦不堪。待业时有一回去一家仓库玩儿，听说那里面存有高档香烟，小男自然也想趁机摸几根，不料库房门口写了“闲人免进，违者重罚”的字牌。气得小男猛烈敲击自己脑袋，大喊道：“我怎么连这几个字都没忘呢？我怎么还没忘记呢？”终于怕重罚，没敢溜进去过瘾。又一次，小男在小摊上，乘摊主不备时偷了两个苹果放口袋里，不料叫居委会一个积极分子大娘瞧见了，立即揭发了他。事后且在小男家门口贴了警告，警告为：“王小男二十岁偷小摊苹果实属品质卑劣，念其态度尚好



暂不计较只此警告下不为例。”小男外出而回，见警告，竟一字没错地通读了下来，读完则又两拳击头，号叫着：“我怎么还记得这么多呢，连‘卑劣’这么难的都认识，这多让我丢脸。”号完便一脸痛苦地蹲在墙角，且顺手将邻居晒在那里的萝卜干吃了一串半。

夏春冬秋正是听麦子如此介绍小男之后，才产生同小男认识的愿望的。有一次麦子特地带了她去小男家。行至黄楼附近，见一干瘦的男人正同一女子吵架。麦子便指着那男人说：“这就是王小男。”然后说正好见见小男的真面目。于是两人便挤在围观者中看热闹。情况大约是那女人经过黄楼时，小男由窗口泼下一盆脏水，恰恰劈头盖脑浇在那女人身上，于是便开始了骂架。那女人善骂粗话，声音却还尖细。小男却很文明地扮一副笑脸，说是你还好运气好，我没洗脚。那天一个老头撞上的还是洗脚水，人家都没你吵得这么凶。说罢还跷起脚蠕动了一下又黑又脏的脚丫。那女人不示弱连骂脏话且动用一些内涵复杂的词汇，引得一帮围观者大声喝彩，仿佛自己吃着肉一般过瘾。小男亦跟着叫好，叫完后说：“我跟你头回见面，还没来得及上床，你怎么把我体会得这样深刻？叫我都觉得自己有点儿雄伟壮丽了。”于是又是又响又长的一阵大笑。麦子在这时才走了过去。麦子朝小男腿肚子踢了一脚，说：“你练什么嘴皮子？打算参加演讲比赛怎么着？”小男见是他，立即笑说：“好了好了，来了君子，你快将那女人救走，要不我对象来了还以为她是第三者哩。”麦子说：“狗屁！”然后将小男推推搡搡弄进屋。一场恶战才结束。只是围观者怨恨地瞥了麦子几眼，方带着尚未满足的遗憾散去。

麦子向小男介绍了夏春冬秋。小男一本正经打量了夏春冬秋几眼，便向麦子讨了支烟，边点烟边压着嗓子对麦子说：“不算漂亮嘛。”夏春冬秋一笑，说：“可比你要强得多，是不是？”小男说：“那自然，我把自己漂亮的机会留给下一辈了。只求上帝下辈子别让我投生为马，漂亮马人人都爱骑，我可受用不了。”夏春冬秋说：“那就投胎为狗吧，漂亮的狗总是被贵妇人搂着。”小男听罢跳了起来，说：“这主意不坏。你还够意思。挺配我麦子老兄的。”